

1987年的

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 著



锐
小说

1987年的

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 马金莲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5

(锐·小说)

ISBN 978-7-5360-7897-0

I. ①1… II. ①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480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文 珍 周思仪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
- | | |
|------|--|
| 书 名 | 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
1987NIAN DE JIANG SHUI HE SUAN CAI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6.75 2 插页 |
| 字 数 | 125,000 字 |
|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8.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eph.com.cn>

安守宁静的美好（代序）



我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小城固原，就在六盘山脚，一抬头，西南边的山影像一道沉默的屏障，它总是遮挡住我试图远望的视线，却给内心投射下一道温暖的依靠。二十九年前，我在六盘山另一边的西吉乡里生活，从孩提到求学，到就业，工作的单位从乡村小学、中学到乡政府，变了又变，但都是在六盘山的西边活动。接下来的六年，脚步被自己牵引到了固原，这里已经是六盘山的东麓了，这座安静地俯卧在六盘山脚根下的小城，它朴素，落后，沉默，厚重。一抬头就能看到卧雪的六盘山顶。目光远眺，心思流转，生活变换，心情变迁，三十不惑，我和我的生活、文字都经历着时代的变迁。时代是大时代，变迁是小变迁，一个人内心的经历和变迁更是浮尘一般的微小。可是我常常耽于一个人的小变迁。这种变迁更直接，更让我纠结和沉溺。常常，我会望着高处纯粹的蓝天，和蓝天下苍远的群山，一边远眺一边幻想，幻想很多事情，这源于我对自己手底文字的思考和疑惑。

这个冬天，西海固比较冷，最低温度逼近历史最低纪录。六盘山顶自从驮上第一抹白雪开始，那一片白就再也没有彻底消失过，一直白皑皑地背了一个漫长的冬。在寒气蔓延中，我打理工作、生活之余，一有时间就审视着自己的文字。我觉得这时候的自己很滑稽，是个可笑的角色，看那些文字的目光和心态，就像一个母亲在打量自己长得不怎么样的孩子，心里一个劲儿犯嘀咕，我应该还能把他们创造得更好看一点啊，怎么就这副歪瓜裂枣的嘴脸了？嘀咕归嘀咕，嘀咕完了，左右端详，还是觉得从心里有一份儿偏爱，毕竟是自己生出的孩子嘛，再丑，也舍不得拿去喂狼。

之所以清晰地记得最初拿起笔开始写作的那个时间点，是因为那一年很特殊，2000年，千禧之年，当时我十八岁。很欣慰，我竟然用那样的方式为自己的青春年华留下了一个注脚。有时候觉得苦，涩，迷惑，也曾中断，也曾犹豫，岁月无伤，时间流淌，所幸离开的时间总是不长，很快又会重新回来，循着文字的馨香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路上，固执地，勤恳地，快乐地，不知所求地，读，写。去年在多次文学活动的发言中我说我已经写了十五年了，已经写了十五年了。而如今，这个数字需要再次更新，十五年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是十六年。十六年，要是把每一年的时光展开了，摊在眼前，一年又一年地排下来，几乎所有的日子里，都深深浅浅不同程度地刻画下一个挚爱文字的女子的内心痕迹，思索，想念，苦恼，喜悦，渴望，暗哭，向往，都是秘密。所有伴

随文字的因素，都是秘密。

因为文字，我觉得写作者要比一般人更多地承受内心的沧桑。这些看不见的，细碎的沧桑，却蚕儿吞噬桑叶一般一天天一月月地侵蚀着心，面对巨大的时代，面对纷杂的人世，有时候觉得要用文字去切入去抒发去思索，是一件艰难万分的事情。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就有种虚幻的无助和四顾茫然的孤独。也许这样的感觉，是每个书写者都会面临的难题，每个人都会挣扎在自己设定或者难以摆脱的泥淖里。我只能越发地冷静，让自己沉入一种越来越安静的境地，用完全安静下来的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将打动人心的事件和人物慢慢地咀嚼，剖解，在纷扰繁复的表象之下，探索幽暗处属于人内心的柔软和光泽。

我想固执地写我熟悉的，难舍的村庄和人与事，近期的系列短篇《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1986年的自行车》，还有《一抹晚霞》等，所有的文字都始终围绕西海固，围绕我稔熟的乡村。但是如今书写乡村，明显要比书写城市难度大，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初生长、生活、熟悉的那个乡村，社会裂变的速度和纵深度早就渗透和分解着乡村，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纵深处的隐秘的变迁，包括世态、人心、乡村伦理、人情温度……乡村像一个我们熟悉的面具，一不留神，它已经变得让我们感觉面目全非和陌生难辨。而在意识里，却对乡村寄予了我们最初成长岁月里的美

好和情感，现在我们还以这样的尺幅去衡量乡村，无疑现状会让我们失落。这种落差，怎么在文字里呈现？怎么叩问追索乡村失落的东西？又怎么重新发现、讴歌和守望乡村？

这一命题，随着我一直书写的那个村庄扇子湾的搬迁，很直接很残酷地逼到我面前了。还是围绕着扇子湾，还是写扇子湾的人和事。但是此刻的扇子湾，和西海固部分村庄一样，正经历着被移民搬迁的命运。被移民的村庄有着大同小异的特征，位居深山，交通不便，干旱缺水，生活苦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家只能抛弃了这深山褶皱里的村庄，搬到川区靠近黄河水的地方去。扇子湾四十来户人，分好几次搬迁，被分作劳务移民和生态移民。大家习惯了几辈人种地的生活方式，现在搬过去住廉租房，进工厂打工，据说只要能下苦，还是可以过好日子的。但是大家更希望能分给自己一点土地，感觉有了土地耕种心里才能踏实。所以乡亲们不愿意走劳务移民的路，而是等待着能被安排到生态移民的名单里。所以，从2010年开始，这个村落的人就处在一种等待中。命运会怎样，一时不知道。由于随时会搬离，所以各种建设活动全部停止，只有好一点的土地还耕种着。村庄迅速败落下去。我隔段日子回去看奶奶，每一次都能看到村庄的沧桑和破败。扇子湾的消失是迟早的问题，我们谁都没有能力挽救。看着日渐塌陷的老屋，家门口弯了腰的老杏树，老坟院里不断低矮下去的爷爷和弟弟的坟堆……一个在扇子湾出生、长大的生命，我能挽留些什么呢？一方面密切关注着

乡亲们的当下，另一方面，禁不住去回忆。沿着记忆的小路往回走，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扇子湾，看到了从前的土院子、白木门、土窑洞、太爷爷、外祖母、小黑驴、红乳牛、羊群、芦花鸡、黑狗……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和一日三餐中离不开的菜肴。我能做什么？除了不断地徘徊、伤怀，只能书写，让这缕馨香借助着文字扩散，让我的怀念和挽留变得温暖。

在首届“黄河文学”散文比赛中的二等奖散文《半叶清风吹故乡》里，我直言不讳地书写了我的矛盾，我的痛苦，我内心难以调和难以平衡的矛盾。一座乡村的陷落，是多少故事多少回忆多少温暖的陷落？一座乡村的消逝，又是多少连接的消逝？手中的笔沉重得再也无力轻松举起。我从活生生的生活里去汲取。所以一有空就往农村跑，利用一切机会回娘家、婆家、亲戚家，不想、不能也不敢远离生活，鲜活的素材都在真正的生活里。我开始了系列回族老人生活采访，从西海固老人们身上汲取鲜活的记忆，挖取珍贵的素材，接受民族血脉里最贴近地皮的那种营养的滋养。每年秋季我都要去老家的玉米地里掰棒子，掰出两手心的血泡和老茧，这样坚持的原因只在于我喜欢透过腥咸的汗水看到那么多农民同胞被汗水漫漶的笑颜。在西海固乡村集镇上游走，观察那一张张鲜活生动被生活牵动的脸庞。在清真寺拱北等地的回族传统节日上或者回族葬礼上，我让自己像一粒沙子一样，默默地镶嵌在最低处的地皮里，然后用自己的心跳感

受这个群体的心跳，用自己的体温体味大众的体温。我见过清晨打开商品房门泼出第一盆洗脸水的小媳妇，见过为自己买嫁妆的大姑娘，也望着农贸集市人散后空落落一地垃圾被风裹挟着乱舞的寂寥和清冷出过神。

文学是什么？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去思索这样直白又艰深的课题，面对整个时代的喧嚣和浮躁，我觉得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如果能脚踏实地坚守一份内心的清明与宁静，也许更有意义。

马金莲

2016年3月1日

目 录

安守宁静的美好(代序)	I
1986 年的自行车	I
1987 年的浆水和酸菜	41
1990 年的亲戚	63
1992 年的春乏	91
摘星星的人	129
一抹晚霞	151
窑年记事	169
时间缝隙里的碎碎念(代后记)	199

1986 年的自行车



头九温，二九暖，三九四九冻破脸，四九茬茬，冻死娃娃。这些话说了个啥意思？说的是我们这里冬天的寒冷，尤其交九以后。交九以后最冷的是啥时候？自然是四九了。四九究竟有多冷呢？冻死娃娃的事儿当然有点玄乎，在我们那一带好像没有真听说过。但是寒冷是结结实实存在的，迈进腊月的门槛后，“九”就像一个妖娆的女人，从寒冬深处扭搭着阴气森森的脚步一步一步向我们的村庄靠近了。但是我们自有防寒的办法。刚交九吧，母亲就用破棉花搓成条，把每个窗户上每一片玻璃的缝隙都塞住了。用薄薄的刀片戳着塞，塞得严丝合缝，让冷风找不到突破口，无法灌进来。到了二九，门口和窗户上换成了最厚的帘子。帘子自然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破棉花、烂破布，很多不能做鞋的破烂拆洗了，厚厚地压在一起，缝成了棉帘子。四九的时候，清晨开门，吊在门口的铁门关门环和昨天见到的没啥区别，有好事的娃娃就伸手去抓，热乎乎的

手摸上去，发现扯不下来了，有一股看不见的力在吸引。慌忙扯下来，手心灼疼。外奶奶把刚刚解开要梳理的白发贴在玻璃上，嘴里仅剩的几颗老牙怪异地呲开了，咻咻地笑，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娃娃还敢逞能吗？母亲填炕的时候要用推耙子，推耙子顶着一片驴屁子堵在窗玻璃上，这是母亲昨夜入睡前顶上去的，她怕寒冷穿透玻璃，屋子里的外奶奶有咳嗽的老根儿，这数九的寒气，厚窗帘子怎么都抵挡不住。姐姐在炕上把里面的帘子卷了起来。黑洞洞的屋子里终于一派亮堂。整片窗户上的九片玻璃，最下面的五片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霜痕，上端的结霜了。姐姐站在窗前用指头划拉霜花。白森森的霜厚厚一层，猛一看就是一片茫茫的白，姐姐参差不齐的指甲在破坏着那片白。姐姐这是老毛病了，几乎整个冬天，她天天早晨都要守着窗户呆一会儿，衣衫不整，披散着头发，用外奶奶的话骂，那就是一个懒死没人问的女子。这女子不顾外奶奶一遍一遍苦口婆心的说教，坚持把玻璃上那些好看的霜花画面划花了，破坏了，才下地开始做那些属于她的家务。我噗噗吹着泛红的手心，眼里泛着泪光，有些痛恨地看着那一夜工夫就变脸的黑阴阴的生铁门关和门环。外奶奶嘴唇绵软地蠕动一阵，把一口痰吐在地上，说给你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把老人的话当耳旁风哩，晓得好歹了吧？多亏是手，要是舌头，你伸出来舔一下试试，活活就给你拔掉了。我看见她褐色的双唇之间闪动着一个

肿呼呼的枯树叶子一样的舌头。

这时候大门咣当响了一声。有人在推门。我赶忙扑进屋子。要知道我也是一副刚睡起来睡眼惺忪衣衫不整的样子。这时候父亲肯定还睡着，是母亲揭掉窗口的驴屉子，填了炕，给驴倒了草，给饥饿的鸡群撒了几把干粮食，然后把大门上的门关打开了。我们进出自己的家一般都不会有这么大响动。习惯了门扇的重量，门槛的高低，和门洞的深浅，我们自家人一般都是轻出轻进。从声音判断，是旁人来了。我进门奔得慌张，将一只鞋丢在了门外。那是外奶奶的鞋。我和姐姐只要逮着机会就穿外奶奶的鞋。外奶奶是碎脚，鞋是姨娘专门做的那种浅口软鞋，圆圆的鞋头，软软的鞋帮，穿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外奶奶的脚很干净，走的路少，她的鞋总是很舒服，不像我们的鞋，我们的鞋哪里是鞋呢？简直就是驴蹄窝，我们去揽柴背粪，去沟里抬水饮驴，去野洼里疯跑，去马福有家麦场里耍，我们的鞋底子沾满了乱柴和粪末子，有时候还会踩踏上娃娃的干屎。我们的鞋硬邦邦冷冰冰的。相比之下，外奶奶那一对儿整整齐齐停靠在炕头跟前的黑绒布方口儿软鞋，穿在脚上简直就是享受。外奶奶最痛恨的就是我们偷偷穿她鞋的行为。在她老人家看来，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件穿鞋这么简单的事情，她将它上升到了更深的层面，和女子娃的性情、品德与教养，甚至和长大成人以后找婆家、教育自己的儿女、孝敬公婆、一辈子的安身立命等等这样

重大的人生课题联系起来。而一旦和这样的课题联系起来，外奶奶就有话说了，就逮住了不松手，给我们的父母说，给每一个来串门子恰好碰上的人说，如果实在没人可以倾听，她就自己说给自己听。一个外奶奶倾听着，另一个就气呼呼地诉说着，解释着，替我们这样不懂事的女孩子深深地忧虑着。一个女子娃家，现在就这样邋里邋遢，就这样随便和爱占便宜，以后能有教养吗？能吃苦耐劳吗？能指望成长为一个惹人疼爱乖巧灵活的小媳妇儿吗？困难啊，三岁看老呢，娃娃芽芽的时候苗头就不好了……

我一口气跑进门，带着一股子寒气直冲上炕，外奶奶那一对挂在我瘦小脚板上的鞋瓣里啪啦响了一路，最后关头被甩离了脚后跟，它们像两只受了惊吓的鸟儿，有些狼狈地软塌塌趴在了地上。要是平时，肯定少不了一顿数落。现在外奶奶和我们一样，注意力在大门口。门已经开了，一张脸先于身子从大门缝里挤了进来。头发将脸遮盖住了，所以我们透过窗玻璃看到了一团黑乎乎的浓发。谁家的大女子哩？一大早做啥来了？外奶奶蜷缩着两个腿子，把身子往窗口拼命地挪。同时身子猛然暴涨起来，一把打掉了姐姐正在划拉霜花的手，死女子，起来了不晓得拾掇个家，披头散发的，你看你像个啥物儿？！外奶奶的一张嘴就是这么刻薄。姐姐没明白这老人家为啥忽然干涉自己的行为，对于划拉霜花，她不是很少干涉吗？姐姐想不通，嘴巴顿时就斜吊起来了。可是没人理她。我眼尖，我看到来的是

男人，不是女子，他留的是长头发，叫分头，现在的小伙子都留这样的头发，他穿的红衣裳也不是女子娃的棉袄或者外衫，而是叫夹克，专门给小伙子穿的。这么一个穿红衣披着头发的男人一猛子从门口进来，外奶奶把他看成个女子，一点也不奇怪，要不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打扮，我们也会很吃惊的，也会当作女子的。我知道他是舒尔布，下庄里马义元的大儿子。秋后那一段时间他跟上几个年轻人跑了一趟外头，回来就是这打扮了。跑外头的年轻人都是这打扮。只有那些目前还没有出过门，守在家里种地喂牛听父母话的青年还没有把自己的外貌和德行都弄成这个样子。

舒尔布我们是熟悉的。其实我们村庄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大家除了吃饭睡觉在自己家里，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能见面，种地、担水、跟集、磨面、送埋体、跟尔麦里……琐碎的大同小异的生活细节和日复一日的重复，让我们在枯燥的日子里将村庄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伴随着每一个生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成为大家共享的资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借助这样的资源度过每一个面目相近单调枯燥的日子。舒尔布和他身后的一切，我们自然也是很熟悉的。有多熟悉呢？他这一进来，我们就知道他干啥来了。昨天晚饭后母亲叫我看一会儿娃娃，她要去喂牲口填炕用驴屉子堵窗玻璃。其实这个吃奶的小尕尕那么小，远没有到让我抱着哄的地步。他才两个月大，